

## 粵語“試過”的詞彙化及語義演變

武大真

香港中文大學

### 提要

現代粵語中有兩個“試過”，一個表示“嘗試過”，一個表示“曾經有過某種經歷”。本文通過對比普通話和早期粵語的文獻，論證現代粵語中的“試過”發生了詞彙化及語義演變。文章的討論不僅說明了詞彙化、語法化和主觀化之間的密切聯繫，同時也為由“嘗試”到“經歷”的語義演變提供了又一例證。

### 關鍵詞

粵語，試過，詞彙化，語義演變

### 1. 引言

石定栩等（2002, 2006: 28–30）指出，港式中文的“試過”有不同于標準中文的用法：標準中文的“試過”是“動詞+體標記”的組合，表示“嘗試過”的意義；而港式中文的“試過”除了具有這種用法之外，還可以表示動作或事件曾經發生過，這時的“試過”已經凝固成詞了。請比較以下例句（例句摘自石文，略有刪改）：

- (1) 她試過偷吃幾口學員給的餅，就挨了一頓毒打。
- (2) 李光耀未試過讓外國電視臺拍人物特輯，港臺實在好夠面子。
- (3) 很多男仔也試過遇上女友在街上突然發脾氣的情況。
- (4) 美國人試過被偷襲，但從未有過數以千計民眾死亡的。

石文認為，（1）至（2）中的“試過”具有自主性，它表示主體主動嘗試過做某事；而（3）至（4）中的“試過”則不具自主性，它只表示主體曾經有過某種經歷。對於普通話母語者來說，前兩句話還尚且可以接受，而後兩句話就完全不合乎語感了。實際上，港式中文裡表經歷的“試過”直接來自粵語的口語，當代不少粵方言的詞典也都收錄了這個“試過”，如：

表 1 現代粵方言詞典中收錄的“試過”

詞典名	解釋	例句
《廣州話方言詞典》	曾經有過；曾經出現過	我前個月～屙肚，好厲害。  呢度未～落雪。
《香港話詞典》	曾有過，經歷過	未～咁凍。  ~三日三夜唔瞓。  ~先知。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表示動作等曾經發生（放在表示動作等的詞語前面）；曾經	呢畚花～開出朵紫花嚟。  有一年大水～浸到嚟呢度。
《香港粵語詞典》	副詞。表示從前有過某種行為或情況（多用於否定式）	呢個細路仔未～咁靜。  未～有嘍嘍事發生。  香港從來未～有地震。  我～凍到喊。
《廣州方言詞典》	曾有過，經受過	佢都未～畀人鬧到咁慘。  我～成晚唔瞓。
《港式廣州話詞典》	曾有過，曾出現過，曾經歷過	未～咁熱。  最緊張個陣時我～三日三夜冇睇埋眼。

另外，根據《漢語方言大詞典》（1999）的描述，表經歷的“試過”大致分佈在廣州、順德、中山、珠海、澳門等粵語核心區，以及被粵語所包圍的中山隆都的閩語中。如此看來，“試過”表經歷的用法大概是粵語的創新，相較普通話而言，粵語的“試過”一詞有著更加豐富的語義內涵。那麼，粵語“試過”的經歷義從何而來？為何普通話的“試過”沒有這樣的用法？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粵語的“試過”發生了由嘗試到經歷的語義演變，這一演變過程同時伴隨著詞彙化現象，二者共同促成了“試過”的新用法。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們將詳細介紹“試過”在粵語和普通話中的特點，並依據相關的歷時文獻進一步厘清粵語“試過”的演變動因和發展脈絡。

## 2. 粵語中的兩個“試過”

為方便後文的論述，我們把表示“嘗試過”的“試過”稱為“試過<sub>1</sub>”，把表示“曾經有過某種經歷”的“試過”稱為“試過<sub>2</sub>”。現代粵語中兼有“試過<sub>1</sub>”和“試過<sub>2</sub>”，<sup>1</sup>因此下面的句子在粵語裡有歧義：<sup>2</sup>

<sup>1</sup> 粵語的“過”還有重行體的用法，因此“試過”還可以表示“再次嘗試”。本文暫不討論這個“試過”。

<sup>2</sup> 例句（5）採自網絡上對粵語“試”及“試過”的相關討論（略有改動），網址請見文末的鳴謝部分。

(5) 他試過<sub>1/2</sub>一個人去新加坡。

例句(5)既可以解讀為“他嘗試過一個人去新加坡”，也可以解讀為“他有過一個人去新加坡的經歷”，造成這種歧解的根源正在於對“試過”的不同理解。下面我們就分別來討論兩個“試過”的使用特點和分佈條件。

### 2.1. 試過<sub>1</sub>

“試過<sub>1</sub>”是“試+過”的組合，其中“過”為經歷體標記。在句法上，“試過<sub>1</sub>”既能帶體詞性賓語，又能帶謂詞性賓語，如：

- (6) 我試過<sub>1</sub>呢種牛仔褲。(我試過這種牛仔褲。)
- (7) 我試過<sub>1</sub>呢款蛋糕。(我試過這款蛋糕。)
- (8) 我試過<sub>1</sub>去美國旅行。(我嘗試過去美國旅行。)
- (9) 我試過<sub>1</sub>一餐食五碗面。(我嘗試過一頓吃五碗面。)

例句(6)至(7)的“試過”帶體詞性賓語，它表示主體嘗試過某種事物；而例句(8)至(9)的“試過”帶謂詞性賓語，它表示主體嘗試過做某件事情。一般來說，“試過<sub>1</sub>”的主體是動作/行為的實施者(Agent)，它必須具備[+生命]的語義特徵；與此同時，該主體所發出的動作/行為也必須具有可控性，否則就說不上“嘗試”。請看下面兩個句子：<sup>3</sup>

- (10) 有一年大水試過<sub>2</sub>浸到嚟呢度。(有一年大水曾經淹到這裡。)
- (11) 我前個月試過<sub>2</sub>屙肚，好厲害。(我上個月曾經拉肚子，好嚴重。)

例句(10)中的“大水”無法作為“嘗試”的主體，因此這句話裡的“試過”不表達嘗試義；而例句(11)中的“我”雖然可以擔任“嘗試”的主體，但由於“屙肚”這一事件不具可控性，因此該句裡的“試過”也不能解作“嘗試過”。事實上，(10)和(11)兩句話中的“試過”表達的是“曾經有過某種經歷”，這也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試過<sub>2</sub>”。

### 2.2. 試過<sub>2</sub>

根據粵語母語者的語感，“試過<sub>2</sub>”通常被看作一個獨立的詞。在句法上，“試過<sub>2</sub>”只能帶謂詞性賓語，這與“試過<sub>1</sub>”不太一樣，比如：

---

<sup>3</sup> 例句(10)至(11)和(13)採自表1所列的粵方言詞典。

(12) 我細個嗰陣時試過<sub>2</sub> 蕩失路。(我小時候曾經迷過路。)

(13) 呢度未試過<sub>2</sub> 落雪。(這裡從來沒下過雪。)

例句(12)至(13)中的“試過<sub>2</sub>”都後接了一個謂詞性賓語，前者表示主體曾經擁有過某種經歷；後者表示在某個地點未曾發生過某事。與“試過<sub>1</sub>”不同，“試過<sub>2</sub>”的主體可以是某起事件的經歷者(experiencer)，也可以是事件發生的場所(location)或者其它與事件有關的物件；它並不需要具備[+生命]的語義特徵，也不對該事件的可控性有所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說，“試過<sub>2</sub>”所能出現的語境要寬泛得多。在有些時候，“試過<sub>2</sub>”甚至可以沒有明確的主體，而句子依然成立，如：<sup>4</sup>

(14) 試過<sub>2</sub> 全部人都考到好成績。(曾經有一次所有人都考到好成績。)

另外，前面提到，一個句子裡的“試過”可能存在嘗試義與經歷義兩解的情況，如例句(5)：

(5') 我試過<sub>1/2</sub> 一個人去新加坡。

這類句子往往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 “試過”後面帶一個謂詞性賓語；2) “試過”的主體帶有[+生命]的語義特徵；3) “試過”後的謂詞所敘述的事件對主體來說是可控的。這幾個特點也就是兩個“試過”共同的分佈條件。不過，下面的例句雖然滿足以上條件，但人們更傾向於把它理解為“試過<sub>2</sub>”，請看：

(15) 嗰個時候真係好忙，我有試過<sub>2</sub> 三日冇瞓覺。(那個時候真的好忙，我曾經有一次三天都沒睡覺。)

(16) 我細個嗰陣時屋企冇錢，我曾經試過<sub>2</sub> 連續十日食粥。(我小時候家裡沒錢，我曾經有一次連續十天只喝粥。)

在例句(15)至(16)中，如果單看後半句，那麼“試過”確實可以有兩種解讀。但這兩句話的前半句都為後文設立了一種不如意的語境，這讓主體的動作/行為變成了一種受客觀條件所迫的、不得已的選擇，因此我們更容易把這裡的“試過”理解為“曾經有過某種經歷”，而不是“嘗試過做某事”。

<sup>4</sup> 例句(14)由李梓明博士提供，特此感謝。

與粵語不同，普通話的“試過”只能表達“嘗試過”的意思，這一點與粵語的“試過<sub>1</sub>”是一樣的。不過，相對後者而言，普通話“試過”的使用範圍還要略微狹窄一點，這表現為它多帶體詞性賓語，因此下面的例句（18）會給人一種不地道的感覺：

- (17) 我試過這種牛仔褲。  
(18) ?我試過去美國旅行。

有些在粵語區生活過的北方人會認為（18）是可以接受的，但也有人指出這類句子是粵語的說法，普通話很少這樣說。對於一些未受粵語影響的北方人來說，他們對（18）句的接受度存在著差異，因此我們暫且給這句話打上問號。

同時，普通話的“試過”沒有單純表經歷的用法，因此下面的句子在普通話裡都是不合法的：

- (19) \* 有一年大水試過淹到這裡。  
(20) \* 我小時候試過迷路。

例句（19）至（20）中的“試過”若換到粵語中，則可解讀為“試過<sub>2</sub>”，句子依然合法。但普通話的“試過”沒有粵語“試過<sub>2</sub>”的用法，這些句子對於普通話母語者來說是十分費解的。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大致可以梳理出粵語的兩個“試過”及普通話的“試過”的區別，下表顯示的是這三個“試過”在句法、語義上的分佈條件：

表2 粵語及普通話的“試過”的分佈條件

	粵語	普通話
試過 + 體詞性賓語	試過 <sub>1</sub>	試過
試過 + 謂詞性賓語	可控 不可控	? —

### 3. 粵語“試過”的詞彙化

“詞彙化”（lexicalization）是一個多義的概念，本文所談的“詞彙化”是就歷時角度而言的。根據董秀芳（2002: 3）的定義，詞彙化是指非詞彙性成分變成詞彙性成分，以及詞彙性較低的成分變成詞彙性較高的成分的過程。詞彙化常被看作是與語法

化 (grammaticalization) 相對的歷時現象，但董秀芳 (2002: 322) 也指出，這兩者實際上存在著不少共同點，即它們都是“語言單位從理據清晰到理據模糊、從分立到融合的變化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認為粵語的“試過”發生了詞彙化的現象。

前面說過，現代粵語中有兩個“試過”，“試過<sub>1</sub>”表示“嘗試過”，而“試過<sub>2</sub>”表示“曾經有過某種經歷”。前者理據清晰，明顯還是“試+過”的組合形式；而後者不僅失去了字面上的嘗試意味，其“過”作為經歷體標記的功能也發生了淡化，這可從下面的例句中看出來：<sup>5</sup>

- (21) ?我試過<sub>2</sub>食過羊肉。(我曾經吃過羊肉。)  
 (22) ?我試過<sub>2</sub>畀人偷過銀包。(我曾經被人偷過錢包。)  
 (23) 三姑，我喺你處住咗咁耐都未試過<sub>2</sub>欠過你租嘅。  
 (三姑，我在你這裡住了這麼久都從未欠過你租錢。)  
 (《危樓春曉》1953)

例句(21)至(23)中都已經出現了“試過”，但人們仍可以在後面的動詞上再加一個“過”(儘管聽上去會有些累贅)，這表明此處“試過”的“過”不再是一個獨立的體標記，它已經和前面的“試”融合為一個雙音節詞了。除了這種理據上的模糊性，我們還有兩條證據可以說明粵語的“試過”發生了詞彙化：第一，表示“曾經有過某種經歷”的“試過”不能拆分，即便拆分，單獨的“試”也沒有類似的意義和用法；第二，“試過”表經歷義的用法是無法類推出來的，無論是“試”與其它體標記的組合，還是“過”與其它動詞的組合都不能產生這樣的用法，如：

- (24) \*我試咗喺街市度量低。(我曾經在集市暈倒。)  
 (25) \*我遇過喺街市度量低。(我曾經在集市暈倒。)

基於以上事實，我們可以認定粵語的“試過”發生了詞彙化。與“試過”類似的情況還有廉江粵語中的“睇過”，林華勇(2007)指出，廉江粵語中的“睇過”有實虛之分，實者是動詞與體標記的組合，表示“看過”或“重新看”的意義；而虛者已經凝固成詞，表示“嘗試”或“可能”的意義。結合董秀芳(2009)的論述，可以看到像“試過”“睇過”這類形式的詞彙化比較特殊，因為它們都包含了一個功能十分活躍的虛詞。這些虛詞的存在令這類早已固化的詞彙形式有著眾多平行的句法結構(如“食過”

<sup>5</sup> 例句(21)由“第二屆粵語語言學論壇”摘要評審專家提供，特此感謝。例句(23)採自香港教育大學“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去過”），而這些詞彙形式本身也因而會兼有非詞彙性的用法（如“試過<sub>1</sub>”），以上這些因素都使其詞彙化的事實長期遭到掩蓋，難以被人們所察覺。

既然粵語的“試過”發生了詞彙化，那麼它詞彙化之後的詞性和功能是甚麼？一些方言詞典（如鄭定歐 1997）把“試過<sub>2</sub>”歸為副詞，認為它表示“從前有過某種行為或情況”；石定栩等（2006: 30）則指出“試過<sub>2</sub>”正在演變成為一個“前置語法標記”，表示“曾經偶然發生過”。本文基本認同前一種觀點，認為“試過<sub>2</sub>”正在語法化為一個副詞；在功能上，它除了能在句中充任狀語之外，還可表達一種主觀情感。如前所述，粵語的“試過”本是動詞“試”與體標記“過”的組合，那麼它在演變的過程中自然可能保留一定的動詞性，比方說它可以被副詞修飾：

- (26) 我未試過<sub>2</sub> 畀人偷嘢。（我沒有被人偷過東西。）
- (27) 我曾經試過<sub>2</sub> 畀人偷嘢。（我曾經被人偷過東西。）
- (28) 我仲試過<sub>2</sub> 畀人偷嘢。（我還被人偷過東西。）

從“試過<sub>2</sub>”只能帶謂詞性賓語以及不能加詞綴等特點來看，它似乎更像是一個副詞或助動詞，如：

- (29) \* 我試過<sub>2</sub> 呢款蛋糕。（我曾經這款蛋糕。）
- (30) \* 我試過<sub>2</sub> 過畀人偷嘢。（我被人偷過過東西。）
- (31) \* 我試過<sub>2</sub> 咗畀人偷嘢。（我被人偷過了東西。）

不過，“試過<sub>2</sub>”與後面謂詞間的關係可以不那麼緊密，這一點又與典型的助動詞有所不同，請看以下例句：<sup>6</sup>

- (32) 我試過<sub>2</sub> 一瓶潤膚露用咗一年。（我有一次一瓶潤膚露用了一年。）
- (33) 我咁大個人呢，未試過<sub>2</sub> 人特別為我煮一餐咁豐富嘅餸嘢。（我這麼大個人呢，從來沒有人特地為我做一頓這麼豐盛的菜啊。）
- (34) 試過<sub>2</sub> 有一次考試，因有特別任務遲放工，結果遲了一個小時。（曾經有一次考試，因有特別任務而遲下班，結果遲了一個小時。）
- (35) ? 試過<sub>2</sub> 佢試過<sub>1</sub> 呢種做法。（曾經他試過這個做法。）

例（32）至（35）中的“試過<sub>2</sub>”並沒有與謂詞直接相鄰，而是後跟一個小句（甚至是複句）；就這點而言，“試過<sub>2</sub>”並不像是典型的助動詞。我們認為，以上各句中的“試

---

<sup>6</sup> 例句（33）至（34）採自“開放詞典網·粵語詞典”。例句（35）由鄧思穎教授提供，特此感謝。

過<sub>2</sub>”已經接近於副詞，它在句中主要充當狀語。當然，例（32）至（34）中的“試過<sub>2</sub>”也可以理解成一個帶有賓語從句的動詞，<sup>7</sup>這說明它還保留著作為動詞的解讀；不過，例（35）中的“試過<sub>2</sub>”已經很難看作動詞了，它的前面無法補出主語，在用法上更接近於副詞“曾經”。需要指出的是，“試過<sub>2</sub>”與很多其它的副詞又有一定的差異，比如它可以單獨用來回答問題，比較：

- (36) 試過<sub>2</sub>！  
 (37) \*曾經！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認為粵語的“試過<sub>2</sub>”還在向副詞發展的道路上。

關於“試過<sub>2</sub>”的意義和功能的問題，文獻中一般只提到它的“經歷”義；但如果我們細細品味以下句子，就會發現它與一般的“V過”有所不同：

- (38) 我畀人偷過嘢。（我被人偷過東西。）  
 (39) 我試過<sub>2</sub>畀人偷嘢。（我被人偷過東西。）

例句（38）至（39）雖然都在敘述同一件事，但（38）更像是一種客觀的陳述，而（39）則隱含了說話人希望對方注意到“我被人偷過東西”這一事實的主觀情感。石定栩等（2002, 2006: 30）曾指出粵語的“試過<sub>2</sub>”與“有”有些相似，比如下面（40）所表達的意蘊與（39）是基本相同的：

- (40) 我有畀人偷過嘢。（我被人偷過東西。）

石文的論述給我們帶來了啟發，因為“有”也帶有這樣的主觀色彩。張洪年（2007: 393）曾指出，“用‘有’表示過去，語氣較強。假如不需要特別強調事件，就可以單用謂詞，讓上下文來表示發生的時間”。目前，“‘有’表示過去”的用法已經進入普通話，一些相關研究也指出這種“有”具有“聚焦、強調”的主觀色彩（參曹利華 2016 及其所引文獻）。“有”和“試過<sub>2</sub>”的主觀性大概是它們歷時演變的結果，在語法化和語義演變的過程裡這種主觀化（subjectivisation）的情況是十分常見的（參沈家煊 2001, 2004）。

本節討論了粵語“試過”的詞彙化及其相關問題，在這個個例中，我們會看到詞彙化、語法化和主觀化存在緊密的聯繫，或者說這幾個過程是相伴進行的。在接下來的一節裡，我們會繼續討論與“試過”有關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它的語義演變過程。

<sup>7</sup>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指出這一點。關於“試過<sub>2</sub>”的句法性質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 4. 粵語“試過”的語義演變

粵語的“試過”發生了由“嘗試過”到“曾經有過某種經歷”的語義演變，本節集中探討這一演變的動因和機制。

“試”在《說文》中的解釋是“用也”，比較著名的用例如《論語·子罕》中的“吾不試，故藝”；後來“試”又引申出“試探、嘗試、考試”等義項，這些用法一直沿用至今。“過”在古代常用作動詞，如《孟子·梁惠王上》的“牽牛而過堂下”；類似動詞詞尾的“過”大約在唐宋時才出現（王力 2005: 99），這種用法在今天也得以保留了下來。由於“試”不論在現代粵語還是在普通話中都沒有“經歷”的意思，而“過”又恰恰可用作經歷體標記，因此有人認為粵語“試過<sub>2</sub>”的經歷義僅僅來自於“過”，而“試”的語義則完全脫落掉了。本文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試過<sub>2</sub>”已經凝固成詞，我們在討論其語義演變時應當把它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在下面的兩個小節裡，我們將分別從“試過”本身的語義內涵及其所處的句法環境兩方面來討論它的語義演變。

##### 4.1. 嘗試與經歷的語義聯繫

在漢語中，“試”雖然沒有發展出“經歷”的意義，但與“試”經常連用的“嘗”卻有這樣的用法。“嘗”的本義是“品嚐”，後來也引申出“嘗試、試著”等意義，而在下面的句子中，“嘗”又可以解作“曾經”：

(41)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荀子·勸學》)

王繼紅、陳前瑞（2014）對“嘗”的語義演變作過專門探討，該文將“嘗”的演化路徑擬構如下：

(42) 品嚐 > 嘗試 > 試著 / 限量體 > (已然體) > 非特定經歷體 > 特定經歷體

(42) 顯示了漢語中“嘗試”與“經歷”兩個範疇間的密切聯繫；與“嘗”類似，克羅地亞語（Croatian）中具有“品嚐義”的詞根 *kus* 可以派生出表示“嘗試達成”的動詞 *pokušati*、*pokušaj*，以及表示“獲取經歷”的動詞 *okušati*、*iskušati*（Raffaelli & Kerovec 2017），這說明“嘗試義”和“經歷義”在特定語言中具有同源性。

那麼，“嘗試”和“經歷”是如何在語義上聯繫在一起的？王繼紅、陳前瑞（2014）認為“嘗試、試著”都隱含著一種“初步、少量”的含義，他們從體的意義

上將之概括為“限量體”（delimitative）。限量體表示“情狀存在於一個限定的數量或時間範圍內”，這正好與經歷體的“非連續性”等特徵不謀而合。除了體貌上的共通性，我們還可以發現“嘗試”與“經歷”在語義上的蘊含關係（entailment）。王、陳的文章已指出，當我們嘗試某件事時也就必然在經歷這件事，這說明“經歷”義是蘊含（entail）“嘗試”義的。此時由“嘗試”到“經歷”的語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和轉喻（metonymy）就成為了這一語義演變的主要機制（貝羅貝、李明 2015 [2008]）。

就粵語“試過”的情況而言，它的語義演變恰恰印證了“嘗試”與“經歷”之間的緊密聯繫。在這個過程中，經歷體標記“過”自然強化了“試過”的經歷義解讀，而“試”的嘗試義也應該具有不可忽視的語義貢獻。這就可以解釋為甚麼其它動詞與“過”的組合不會發展出純經歷義的用法了。

需要指出的是，關於“嘗試”與“經歷”的語義聯繫目前尚存在爭議，如王統尚、石毓智（2018）認為“嘗”發展為經歷體的語義基礎並非是其引申義“嘗試、試著”，而主要是它的本義“品嚐”；另外，Kuteva et al.（2019）最新版的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中也未提及由“嘗試”到“經歷”的演化路徑。從這點來看，“試過”這個案例的意義或許還在於它為“嘗試”到“經歷”的語義演變提供了又一例證。

#### 4.2. 句法演變的驅動

上一小節我們討論了嘗試義與經歷義間的內在聯繫，這種聯繫為“試過”的語義演變提供了可能。在本小節中，我們將看到“試過”的語義演變也會受到一些句法條件的影響。本節的論述將結合一些歷時的粵語文獻資料，所引的例句大部分來自香港科技大學“早期粵語標註語料庫”“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香港教育大學“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資料庫”，另有小部分來自以上語料庫暫未收錄的粵語文獻。

通過歷時考察，我們發現，早期粵語（19世紀–20世紀初）中的“試過”一般只帶體詞性賓語，如：

- (43) 替死之事，都要試過方知……  
 （替死的事，也要試過才知道……）  
 （《俗話傾談二集·骨肉試真情》，1871）
- (44) 上帝試過約百個心有真實，個時點樣待佢呢？  
 （……上帝試探過約百的心是真實的，那時候如何對待他呢？）  
 （《初學問答》，1879）

- (45) 呢的藥材好有益你試過就知咯。  
(這些藥材很有好處你試過就知道了。)  
(*Progressive and Idiomatic Sentence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1931)

比較明確的“試過”帶謂詞性賓語的例子初見於1929年的《訂正粵音指南》中：

- (46) 你唔係話一時唔小心，你未試過用心嘅。  
(你不是一時不小心，你從來沒有小心過。)  
(《訂正粵音指南》，1929)

有趣的是，同樣一句話在較早版本的《粵音指南》中卻未採用這樣的表達，比較：

- (47) 你唔單止一時唔留心，永遠冇留心過。(《粵音指南》，1895)

到了20世紀50年代，“試過”帶謂詞性賓語的用法已經十分普遍，如：

- (48) 事前我曾經試過，用柳枝去鞭打我的前臂，覺得也沒有多大傷害……(〈讓汽車跨過我的頭〉載《小說月報》，1953)  
(49) 他試過對她講一個小說，還有自己閱後的感想，學著用冠冕的感情和堂皇的字眼來講。(〈阿祥〉載《人人文學》，1954)  
(50) 你試過把火柴擦在一塊肥皂上而生出火來嗎？(〈妙語如珠〉載《中國學生週報》，1957)

在下面的句子中，“試過”的嘗試義已經十分模糊，它主要表達經歷義：

- (51) 我從來未試過和一個只見過一面的人能談得這麼有趣。(〈受過創傷的心〉載《中國學生週報》，1955)  
(52) 我曾試過一夜捱到天光，但是一條白頭髮也沒有！(〈窗外起怪風 先生變白頭〉載《中國學生週報》，1955)

同一時期，僅表示經歷義的“試過”也出現了：

- (53) 那兒曾經試過有這樣的情事：有大量的西班牙人是寧願犧牲眼耳的幸福的，假如那部影片是“在西班牙攝製”的話。(〈今日的西班牙電影〉載《六十年代》，1953)

- (54) 李香琴：唔使㗎嘞！佢以前試過係噉樣咳㗎嘞！  
 （李香琴：不用啦！他以前也那樣咳嗽過！）  
 （《標準丈夫》，1965）

根據以上歷時比較的結果，我們不難發現粵語的“試過”經歷了兩方面的變化：一是“試過”所帶的賓語由體詞性擴展到謂詞性；二是句中與“試過”有關的事件由可控的擴展到不可控的。我們認為這兩方面的變化都與“試過”的語義演變息息相關。

關於“試過”的賓語類型為何會擴大的問題，王繼紅、陳前瑞（2014）在討論“嘗”的語義演變時實際已經有所涉及。在歷史上，“嘗”所帶的賓語類型也發生過由體詞性到謂詞性的擴展，這在語義上可看作“從凸顯行為本身到凸顯行為方式的轉喻”。普通話的“試過”目前也正經歷著這種轉喻，這表現在許多普通話母語者已經開始接受“試過+謂詞性賓語”的用法。至於粵語“試過”的賓語的變化，除了有轉喻這層原因以外，或許還和英語的影響有關。前面提到，表經歷的“試過”大致分佈在珠三角地區（徐寶華、宮田一郎 1999），這一帶較強勢的方言是廣州、香港的粵語。其中香港是與英語接觸最深的粵方言區之一，其書面漢語中所帶有的英語語法特點前人已經有過不少討論（蘇金智 1997，石定栩、朱志瑜 1999）。邵敬敏（2009）曾提到一個港式中文裡動詞用法更新的實例，即體賓動詞“完成”帶謂詞性賓語的現象，邵文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受英語動詞的影響所致。“試過”一詞在英語中的對應形式大概是“*tried/have tried*”，該形式既可接體詞性賓語也可接謂詞性賓語，如（例句來自 CCL 漢英雙語語料庫）：

- (55) We have tried this method before.（我們之前已經試過這個方法。）  
 (56) We tried to send something from New Mexico.（我們曾試著從新墨西哥州寄出一些東西。）

這一事實告訴我們，英語動詞的影響也可能在“試過”用法的轉變中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不過該說法尚待更多事實的驗證，此處僅暫備一說。<sup>8</sup>

賓語類型的變化有時會促使動詞語義的進一步虛化，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漢語助動詞的產生和發展。盧卓群（1996）指出動詞“欲”在早期多帶體詞性賓語，其義為“想要”；當“欲”發展出帶謂詞性賓語的用法時，它便漸漸虛化為助動詞，只表示一種主觀的意志；到最後，連無生命的名詞也可以作為“欲”的主語，這時的“欲”只餘下了將然義。粵語“試過”的演化與“欲”十分相似，它也經歷了由帶體

<sup>8</sup> 匿名評審專家指出，如果“試過+謂詞性賓語”的用法廣泛存在於一些受英語影響較小的粵語中，則可排除英語影響的可能。感謝評審專家指出這一點。

詞性賓語到帶謂詞性賓語的轉變；這一轉變鞏固了“試過”相對於後面謂詞的次要地位，這就為其語義的進一步虛化創造了條件。在上面的(51)至(52)兩條例句中，“試過”後的成分都敘述了一種相對不可控的事件，這實際上表明“試過”已經發生由“凸顯行為方式”到“凸顯行為帶來的經歷”的轉喻（參王繼紅、陳前瑞 2014 的相關論述）；而當“試過”頻繁出現在(53)至(54)這種典型的不可控的語境中時，人們對它的解讀就只能是“曾經有過某種經歷”了。至此，粵語“試過”完成了由“嘗試”到“經歷”的語義演變。

在本節的最後，我們簡單梳理一下粵語“試過”語義演變的動因和機制。首先，在使用的過程中（可能受到英語的影響），粵語“試過”的賓語類型很快由體詞性擴展到謂詞性，從而完成由“凸顯行為本身”到“凸顯行為方式”的轉喻；其次，由於“嘗試”與“經歷”兩個範疇本身就存在著密切聯繫，因此“試過”在帶謂詞性賓語時進一步發生了由“凸顯行為方式”到“凸顯行為帶來的經歷”的轉喻，這種新解讀在特定語境（不可控）中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最後形成了現代粵語中純經歷義的用法。

## 5. 結語

本文通過與普通話和早期粵語的對比，論述了現代粵語中的“試過”所發生的詞彙化及語義演變。文中的討論一方面說明了詞彙化、語法化和主觀化之間的密切關聯，另一方面也為“嘗試”到“經歷”的語義演變提供了又一例證。在現代粵語和普通話中，“試過”本有著相同的結構和用法，但為何只有粵語的“試過”發生了詞彙化和語義演變，這一點頗耐人尋味。此外，粵語的“試過<sub>2</sub>”在表達上具有精煉、主觀性強等特點，這些特點是普通話的“V 過”所無法體現的；或許在粵普文化密切交流的當今，粵語“試過<sub>2</sub>”的用法也將被普通話所接納。

### 鳴謝

本文在構思階段曾參考網絡上（2016–2018 年）對粵語“試”及“試過”的相關討論（<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169440/answer/129296815>），頗受啟發。文章初稿先後在“第二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廣州 2018.12）和“第二屆粵語語言學論壇”（香港 2019.06）上宣讀，其間蒙鄧思穎、林華勇等專家學者及“第二屆粵語語言學論壇”摘要評審專家的悉心指正；文章在寫作和修訂過程中，亦得到郭必之、黎奕葆、葉家輝、李梓明、劉燕婷、薛博等老師同仁及《中國語文通訊》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和粵語語料，在此一併致謝。文中謬誤概由作者負責。

### 語料庫

CCL 漢英雙語語料庫：[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_bi.jsp](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_bi.jsp)

開放詞典網·粵語詞典：<http://kaifangcidian.com/han/yue>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https://hkcc.eduhk.hk/v1/introduction.html>

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hklitpub.lib.cuhk.edu.hk/>

早期粵語標註語料庫：<http://database.shss.ust.hk/Cantag/>

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http://database.shss.ust.hk/Candbase/index.jsp>

### 參考文獻

- Bai, wanru (白宛如). 1998. *Guangzhou Fangyan Cidian* 廣州方言詞典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Cao, Lihua (曹利華). 2016. Lun xiandai Hanyu “you+VP” zhong “you” de qingtaidongci gongneng 論現代漢語“有+VP”中“有”的情態動詞功能 *Xiandai Yuwen* 現代語文 3. 60–62.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2. *Cihuihua: Hanyu Shuangyinci de Yansheng he Fazhan, xiuding ben*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本）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9. Hanyu de jufa yanbian yu cihuihua 漢語的句法演變與詞彙化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399–409.
- Kuteva, Tania, Bernd Heine, Bo Hong, Haiping Long, Heiko Narrog & Seongha Rhee.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Huayong (林華勇). 2007. Lianjiang fangyan zhong biao changshi yu caice de zhuci “diguo”: “Kan” yi dongci yufahua de yixiang kaocha 廉江方言中表嘗試與猜測的助詞“睇過”——“看”義動詞語法化的一項考察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1. 51–59.
- Lu, Zhuoqun (盧卓群). 1996. Zhudongci “yu” de fazhan guiiji 助動詞“欲”的發展軌跡 *Wuhan Jiaoyu Xueyuan Xuebao* 武漢教育學院學報 15(5). 36–40.
- Mai, Yun (麥耘) & Buyun Tan (譚步雲). 1997. *Shiyong Guangzhouhua Fenlei Cidian*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Peuraube, Alain (貝羅貝) & Ming Li (李明). 2015 [2008]. Yuyi yanbian lilun yu yuyi yanbian he jufa yanbian 語義演變理論與語義演變和句法演變 In Fuxiang Wu (吳福祥) & Yunlu Wang (王雲路) (eds.), *Hanyu Yuyi Yanbian Yanjiu* 漢語語義演變研究, 1–40.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Raffaelli, Ida & Barbara Kerovec. 2017. The concept of ‘taste’ in formation of Croatian and Turkish lexicon: A contrastive analysis. *Suvremena Lingvistika*, vol. 43, no. 83. 21–48.
- Rao, Bingcai (饒秉才), Jueya Ouyang (歐陽覺亞) & Wuji Zhou (周無忌). 1981. *Guangzhouhua Fangyan Cidian* 廣州話方言詞典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商務印書館。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2009. Gangshi zhongwen yu yuyan jiechu lilun 港式中文與語言接觸理論 In Xiaojin Chen (陳曉錦) &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eds.), *Shoujie Haiwai Hanyu Fangyan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首屆海外漢語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00–209.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1. Yuyan de “zhuguanxing” he “zhuguanhua” 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33(4). 268–275.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2004. Yuyong yuanze, yuyong tuili he yuyiyanbian 語用原則、語用推理和語義演變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36(4). 243–251.

- Shi, Dingxu (石定栩) & Zhiyu Zhu (朱志瑜). 1999. Yingyu dui Xianggang shumian Hanyu jufa de yingxiang: Yuyan jiechu yinqi de yuyan bianhua 英語對香港書面漢語句法的影響——語言接觸引起的語言變化 *Waiguoyu (Shanghai Waiguoyu Daxue Xuebao)* 外國語 (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 4. 2-11.
- Shi, Dingxu (石定栩), Jingmin Shao (邵敬敏) & Zhiyu Zhu (朱志瑜). 2006. *Gangshi Zhongwen yu Biaozhun Zhongwen de Bijiao* 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比較 Xianggang: Xianggang Jiaoyu Tushu Gongsì 香港: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Shi, Dingxu (石定栩), Canlong Wang (王燦龍) & Zhiyu Zhu (朱志瑜). 2002. Xianggang shumian Hanyu jufa bianyi: Yueyu de yiyong, wenyan de baoliu ji qita 香港書面漢語句法變異: 粵語的移用、文言的保留及其他 *Yuyan Wenzì Yingyong* 語言文字應用 3. 23-32.
- Su, Jinzhi (蘇金智). 1997. Yingyu dui Xianggang yuyan shiyong de yingxiang 英語對香港語言使用的影響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219-226.
- Wang, Jihong (王繼紅) & Qianrui Chen (陳前瑞). 2014. Cong changshi dao jingli: "Chang" de yufahua jiqi leixingxue yiyi 從嘗試到經歷——“嘗”的語法化及其類型學意義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3(5). 472-484.
- Wang, Li (王力). 2005. *Hanyu Yufashi* 漢語語法史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Wang, Tongshang (王統尚) & Yuzhi Shi (石毓智). 2018. Cong pinchang dongci dao jingliti biaoji de yufahua 從品嘗動詞到經歷體標記的語法化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3. 38-45.
- Wu, Kaibin (吳開斌). 1997. *Xiangganghua Cidian* 香港話詞典 Guangzhou: Huacheng Chubanshe 廣州: 花城出版社.
- Xu, Baohua (徐寶華) & Ichirō Miyata (宮田一郎). 1999. *Hanyu Fangyan Dacidian* 漢語方言大詞典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 中華書局.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zengding ban*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增訂版)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Zhang, Liyan (張勵妍) & Liehuai Ni (倪列懷). 1999. *Gangshi Guangzhouhua Cidian* 港式廣州話詞典 Xianggang: Wanli Jigou 香港: 萬里機構.
- Zheng, Dingou (鄭定歐). 1997. *Xianggang Yueyu Cidian* 香港粵語詞典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Lex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Change: Cantonese *Si3 Gwo3*

Dazhen W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The disyllabic sequence *si3 gwo3* in modern Cantonese has two different meanings: “have tried” and “have a certain experience”. Based on some comparative studies that I have done on Putonghua and early Cantonese, I argue that *si3 gwo3* in modern Cantonese is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lex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change. My argument in this paper not only shows the intimate connections between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s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nother example for the semantic change from “attempt” to “experience”.

### Keywords

Cantonese, *si3 gwo3*, lexicalization, semantic change

通訊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電郵地址：wudz.sd.hk@outlook.com

收稿日期：2019年12月27日

接受日期：2020年3月27日